

增訂四書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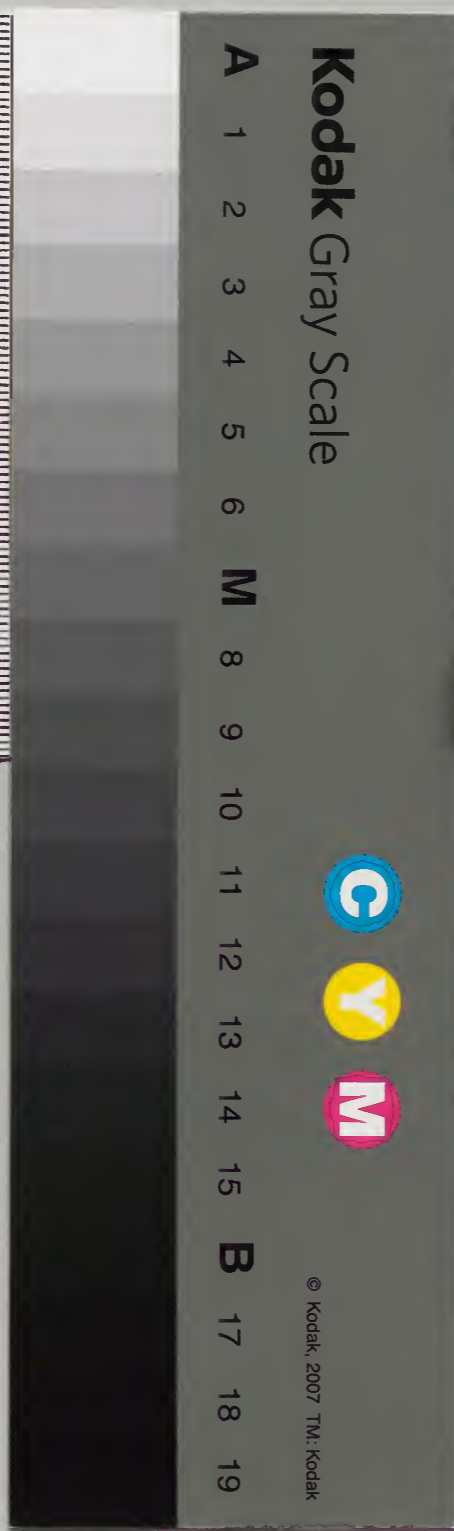
論語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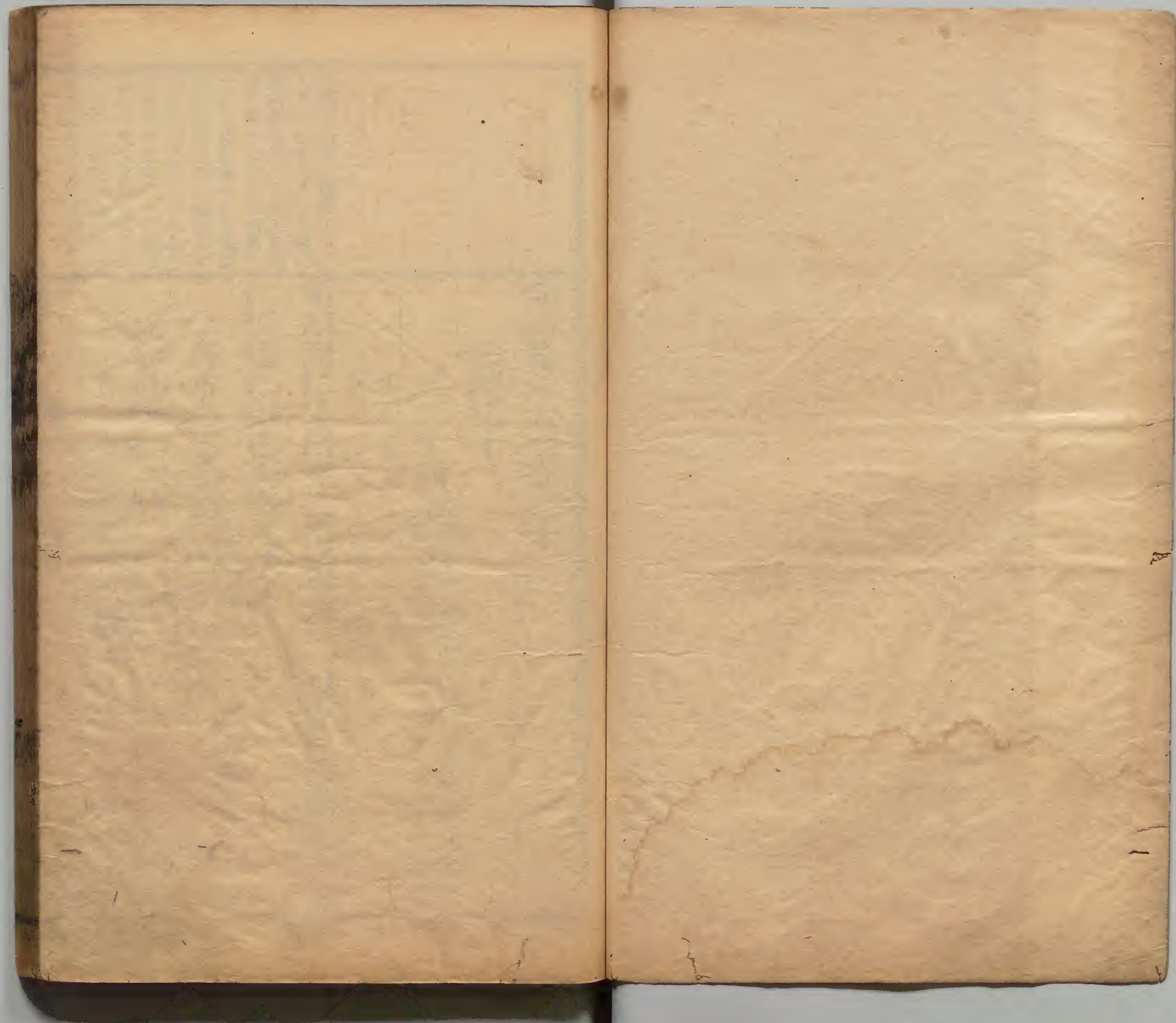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四	四	四
九	九	九	九
〇	〇	〇	〇
二	五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四		漢
七	九		書
七	二	四	
函	九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9
冊數	29 (17)
函號	277 153

十四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淺草文庫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

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克勝也

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

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附語錄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

論語集註卷之十二 顏淵

適喜齋

大德曰克己復禮
仁者本心之全德

呂濟村曰克己復禮工夫人所有但他人所云已禮者粗而顏子所云已禮者極精他人所云克復者緩而顏子所云克復者極快故先儒謂其雷厲風行如紅爐點雪又曰乾道坤道亦是今日飽飢常物究竟問顏子仲弓所以異則仍鶻突也不知顏子之克復要講得極精細始肯然要講得顏子之克復精細先

要講得顏子之已禮極精細
與他人大概不同方是朱子
所云至明至健索性克去之
義即至講天下歸仁亦與仲
弓之那家無怨大段各別一
邊是逐漸滲潤一邊是頃刻
注滿方是顏子真面目也又
曰克復說得粗淺不是顏子
分上說得乾道太易又失却
明健實功兩邊須寫得停當

困勉錄曰仁與禮似有體用
之分玩輔氏理虛禮實之說
可見然則以禮對仁言則仁
是內而禮又是外也此尤可
見看書之當有活法又曰以

天理之節文對人事之儀則
言則天理之節文在內所謂
禮與已各自有內外也但此
章禮字比禮之用章較濶耳
以天理之節文對天理言則
天理是內所謂仁是內而禮
又是外也又曰凡內外體用
動靜皆當作三義對時看看
書須得活法方妙蓋此若合
而言之則禮與已各自有內
外若分言之則禮為內己為
外又分言之則視聽為外言
動為內又分言之則視為外
聽為內此看書到眾說爭時
處以此法求之大半冰釋又
曰蒙引謂禮字只作天理之
當然看而以輔氏限制等級
一條為非然限制等級即是
天理之當然似不必辨但須
知其不專在外面耳○續函

言言二也。是治勝。已謂身之私欲也。問己私有三。便。是打疊殺了他。也。耳。目。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已。而。有。故。謂。之。私。附。蒙。引。已。謂。身。之。私。欲。也。兼。三。項。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二。也。人。我。忌。克。三。也。分。言。之。則。有。三。若。單。舉。耳。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如。氣。質。之。偏。是。偏。簡。甚。麼。人。我。忌。克。是。忌。箇。甚。麼。故。下。文。之。言。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謝。氏。謂。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於。難。字。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提。擲。亦。非。身。之。私。欲。外。意。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之。反。歸。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

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
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
埋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附語錄
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問
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即
理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為失程子
之意何也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理而不說禮字
蓋說復禮即說得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
事○朱子文集答連嵩卿書問仁之與禮其命名雖
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為
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者復動容周旋
中禮仁孰大焉答曰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
而禮其節文耳○蒙引復反也所謂欲為仁者所以
盡而理還則滿腔子裏盡天理帶事說為仁者所以
全其心之德也附語錄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
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中庸第十三章語錄人之
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

勉錄曰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禮與已本各兼中外但次節視聽言動俱在外面說故云制於外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已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此說不更詳是又曰若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已各有內外若以發與未發對言則禮與已皆發在外故程子謂制乎外以養其中緣視聽言動都在動時說耳安得如蒙引之說

份按語類云如公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裡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云云愚謂則未發時數語最為要緊如此方見止就動處克去之為非何故刪去○未動時亦要用工雖是補本文言外意然既載此條必須說箇明白
呂晚村曰朱子謂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關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

復禮為仁之為○黃氏日抄註云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愚按此章前曰克己復禮為仁後曰為仁由己此註恐指為仁由己之為仁耳蓋以語脈而詳之克己復禮為仁云云克己復禮即所為仁為非用力之字若為仁由己則為乃用力之字語雖相似而脈則不同也噫之為仁之工夫即是上文克己復禮蓋更詳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氏曰克己之私

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采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己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其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烈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關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克是克去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三 適喜齋

非有兩義故知單主克己亦
隨一邊在
份按語類云克己是大做工
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
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
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
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
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
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
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又云禮
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
不是待克己己方去復禮克
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
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
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
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
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
這些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
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
分明白便是如此然而世間

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者
佛老也是佛老不可謂之有
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己
私了却空蕩蕩地他是見得
這理元不是當克己了無歸
着處已上二條皆是歸重在
克己又須復禮上若如大全
剛本說到克己即是復禮而
止非朱子定論也凡此者大
抵皆輯釋改壞之本也
呂晚村曰克己復禮索性做
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果然
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焉到此
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
上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
點雪乾道也着一句初下手
粗工夫語不得此一日言用
功滿足非不仁者乍反之初
也又曰夫子與顏子所言之
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

言言大
來○克己便要復禮但克己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
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
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齋是天理跛
倚是人欲去跛倚而未能如齋即與立箇界限將
不是未能如齋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
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
禮有專言之禮也○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
為仁之專言之禮也○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
專言之禮也○仁在其中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獲勝其私
物欲淨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
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新安陳氏曰甚速以
言○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
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
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
言其效必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

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
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困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
洞然八荒皆在吾闥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
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
下之人皆湊得著所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
以天下皆以仁稱之
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
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新安陳
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
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
省之日日日克己而無少間斷幾決於己而無所留
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究味淨字
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
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大工
夫須日日用工○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
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四 適喜齋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四 適喜齋

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
與下文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
著外面在日須是恁地思之○初無吝驕作我蝨賊
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到復禮處○或問克己之為勝
何也曰楊子固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矣而此書之說
自劉炫發之其說曰克勝也己身也身有嗜慾當以
禮儀齊之嗜慾與禮儀戰使禮儀勝其嗜慾身得復
歸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迫已
離禮而更歸復之也克己復禮謂能勝去嗜慾反復
於禮也炫言如此雖若有未瑩者然章句之學及此
者亦已鮮矣曰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
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
心之所以為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
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
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
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
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

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
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為耳誠能一旦用力
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
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
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
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於
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
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
之所以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
告之為獨要切而詳盡耳○語錄顏子生平只是受
用克己復禮四箇字本條小注云不遷不貳三月不
違不改其樂○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
恐怕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
且從易見底克去却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
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簡界
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
做屋柱一般且法司一重麓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
會做得第一重便要做法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



份按得明云於事物物上
求至善便是義外至善只求
之心心即是理心即是道是
天心自然會知不假外求是
自家準則凡明不得行不去
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人
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
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凡
此諸說正是與朱子之學相
反處也
呂晚村曰己禮不兩立克復
必並行又曰克己又要復禮
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
一正為天下自有克己而禮
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為克

己之盡譬之治亂克己只是
戡亂之功雖寇賊畧平然瘡
痕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
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
後兵革不試耳又曰程子謂
克己則禮自復重在克己似
以一側說下朱子以其太直
挺有病故補克己又必須復
禮之義蓋天下原有克己而
不能復禮者仍不可為仁故
克復並重然學者要必於克
己下手工夫為多又曰程子
之說工夫重克己克得一分
已即復得一分禮其說本至
精第克己外更無復禮工夫
語大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
出克己又須復禮之義謂天
下原有雖克己而於禮尚有
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己復
禮為仁其理始圓足無弊要

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
向上一指處不謹便只去
是善這一邊不是利認得
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
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
覺得時此心便安此莫是
見得仁又况做安只要靠
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
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
純熟仁亦可見○問如何
其所知者漸漸克去○克
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
事惟是克去己私到了這
必又復禮為仁見得禮便
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
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己須著復於禮賀孫問
人欲便是天理如何說克己
固是克己了已便是理然亦
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
復禮庶幾不失其動緣本來
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
得復此禮若佛家儘有能克
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
主若但知克己則下稍必障
○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
禮還又是一個工夫否曰己
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己私
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片
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
跛倚然必使之如繩之方合
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
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
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曰便
是當時也說得忒快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七

之正以補足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己為事未嘗翻案也蓋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須於復禮着力然至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艱重也有重復禮直說似克己必從復禮下手不特憚程子之說并失朱子之義不合本文語意矣且己字乃私欲惡物故云克有混自己之己看尤屬顛預其於仁字禮字源流分合總未嘗懂得無怪其動口即是錯也又曰復禮只完得克己事又曰己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適即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為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尚立陰界則以

克為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八理勝者其身在陽界則以復為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於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為萬世無弊也○份按克己復禮之義朱子克齋託謂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朱子固嘗自謂當時說得忒快矣語類中葉味道所錄前一條云克己則禮自復非克己外別有復禮本條小註云此非定說蓋朱子之定說乃是謂但知克己恐墮空寂故克去己私又須復於禮也潘立之所錄亦極論佛老克己而不復禮之害然却又謂克去彼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須立箇界限將那未

了。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問克己復禮即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問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己復禮為仁是做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佛理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若只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一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朱子文集答連嵩卿書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

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是非外者必有所不可捨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何歸仁之有○蒙引上句克己復禮以用功者言下句克己復禮以成功者言故以一日字加其上然畢竟同○歸猶與也與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了稱道人亦然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這箇歸他了字義須要解得切○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而克復以全其仁者則吾之獨也吾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正與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相似皆實理也今人但見人事做得合天理便都稱許他說此人作事合天理此便是歸仁○為仁由己仁者吾所自有為之何假於人之助而亦非人所能助○天下之事凡由吾者皆易係於人者皆難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以見其無難也在我決之而已我要為便為○存疑仁者心之全德就該動靜了言克己之日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却就動

論語卷之十一 顏淵

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
定蓋其意謂必能復禮方完
得克已事是仍謂克已之外
無復禮也愚茲當病後請以
病喻愚今秋病癒已而癘止
病根悉去矣此殆猶之己之
既克也然病去而元氣未復
久之猶形羸體憊殊異於未
病之時此猶己之既克而未
能復於禮也夫當其元氣未
復形羸體憊異於未病之時
則病根雖已悉去而終未得
謂大病之全愈也此則所謂
未能復禮即是克得未盡也
以小喻大朱子之說信乎其
密而又密矣
份按禮聽言動原就動上說
程子所謂制乎外以養其中
也存疑所云大旨本自不差
但謂顏子生知之亞靜時無

待簡點此却未然蓋雖上智
正未嘗廢涵養本原工夫也
朱子補出未發時也須致其
精明意便說得圓
份按徐岩泉曰夫子告顏回
以四勿其意重在視聽言動
四字下重勿字愚謂工夫全
在勿字上何謂不重但克字
內已包得勿字之意非至此
節始提出為主此節乃是請
問克復之目則其有緊固在
視聽言動四字也○非禮即
是己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
克已晚村謂顏子所克之已
較精細故說箇非禮便與己
字不同正不必恁地說也若
如其言是謂顏子分上不當
以己言止當以非禮言也則
上節兩云克已何耶○晚村
云若云禮則視聽言動則是

言言大全卷一
上說何也私欲在人必動而後見若問時思慮未起
私欲未萌亦無可克處故克己工夫須就動上做然
必動時方克靜時都不簡點亦不得故聖賢復有持
敬涵養之說也然聖人不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
事顏子生知之亞靜
亦無待於簡點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
二者界已判然矣故不復
有所疑問而直請其
條目也禮之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
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

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

矣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
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
只心術閒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
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
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浮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
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能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
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
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
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
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
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
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
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
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
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

論語大全卷一 顏淵 遯喜齋

有一分禮便可說也如此講便粗惟三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是有一分非禮便不可也如此講便精若講到非禮盡頭不惟視邪色聽淫聲為非禮即不必邪色淫聲而但不至於聰明之極亦非禮也故曰顏子工夫明之至若云禮當視當聽當言當動則其詞緩惟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其意果朱子所云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俱止故曰顏子工夫健之至愚謂克已是大做工夫最為喫緊此節云非禮勿視聽言動者蓋主乎克已而言之也夫既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必於禮可知也朱子所以補出動容周旋中禮云云也晚村所云似非正解然而

其言辨甚亦足啟發學者聰明○此節註云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蓋在克已之下將復禮意補出可見克己私步步皆合規矩準繩異於佛老之但知克己而墮於空寂更可見纖悉未能中禮終是克得未盡所謂克已復禮又似一件又似兩件皆於此可見矣蒙引謂不言復禮而復禮在其中便似偏重克己固不若朱子之說周密無滲漏也
摘訓曰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此朱子之言雖與程子制外養中之說相戾亦是就其中細分之又各自有內外耳似未可盡非之也○續困勉錄曰蒙引駁朱子之說摘

言言一全 卷一 二
讀本
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事如事事之書說命篇云惟事事乃其有中矣○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史記曹參傳○新安陳氏曰事事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附語錄問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

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緊當得是禮與非禮○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非禮勿視勿聽言動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關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數語極好他說纔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却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却不邪○問上面克己復禮是克盡己私下面克己復禮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

論語卷之六 第十二 顏淵 一 道喜齋

訓最是○份按朱子謂視聽
自外入言動自內出又謂視
是將這裏底引將去聽是聽
得外面來乃是說視則自內
而引出外聽則自外而入
內總是就山中應外細細分
別出來不得疑其說之相戾
也
困勉錄曰徐岩泉云顏子曰
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已已克
矣禮已復矣豈待退而徐議
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克
哉此亦是欲仁仁至話頭然
仁遠章是當下指點此章是
大成工夫似不得作一樣看
○份按語類二條一重在識
別得是禮與非禮一重在勿
字上正是相成非相反也故
並錄之

言言
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日則是顏子更欲聖
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
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
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
後反覆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
思看了○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而
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
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這只是
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
處要克己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
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
如呆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
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
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
某捉著他緊處別人不知禪便被他所以謙某却曉得禪
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
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聞上蔡先
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

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
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
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博
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
明方解去克己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
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
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
撮箇尖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是大槩綽得終不
的當○此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博文是道問
學之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顏子克己復禮不是
盲然做却是他全見得分曉了便是聖人說話渾然
今克己復禮一句近下人亦用得不是自家未見得
分曉便不克己只得克將去只是顏子事與此別○
蒙引理欲界限甚難分別多有認欲為理者舜命禹
惟精惟一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豈當為易顏子
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此非顏

份按朱子首節註云己者身之私欲也便與視聽言動相關合程子以視聽言動四者為身之用蓋視聽言動是身之用而視聽言動之非禮者則身之私欲也夫視聽言動出於形氣之私者也人心也然皆人之所不能無者故曰身之用此未便是私欲也其合於禮者即為道心惟其不合於禮者為身之私欲則所謂己者是也人能惟己是克而使視聽言動一由乎禮則道心常為人心之主而人心

皆化為道心矣制乎外以養其中如此則身之所為莫非天理而仁不可勝用矣佛氏謂作用是性亦未嘗不求之視聽言動之間然其於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一切便指為佛性便指為神通妙用一達此旨便以為不不復辨其禮與非禮朱子謂其棄了道心而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是乃認物以為則也是止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理謂性也是誤謂形色即是天性而不知形色中各有當然之理乃為天性也然則不必非禮勿視聽言動始得為仁直可指視聽言動即為仁矣則雖恣其視聽

言言大全卷十二 讀本
子不能故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天理只是禮人欲只是己○存疑註云目條件也以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來看這目乃克己條目工夫蓋○程子曰顏淵問大學八條目亦綱領之條目也

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而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曰制於外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及之意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慶源

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陳氏曰檢防先以視為準則蔽交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人之視聽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三 遙喜齋

言動無所不為而皆不失為仁矣朱子謂手能執提如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則作用是性之說真大亂之道也陸象山謂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謂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運是分佛氏作用之旨也王陽明云所謂汝心即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口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此亦無非佛氏作用之旨雖其持論亦謂必

須非禮勿視聽言動然謂心體原無非禮只向心體尋求終是本心之學耳夫佛氏最怕說道理字斥之為障而惟恐其或存而陽明則舉口必言天理其於視聽言動亦以非禮為大戒但彼既不知窮理之功而謂心即是理心體即是天理則其所謂天理者乃陽明之所謂天理而非聖學之所謂天理也其所謂天理既非又烏能真知夫非禮而克去之乎陽明又云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覺便是心也夫謂心即是理心體原只是箇天理而究其所謂心者止以知視聽知痛痒之知覺當之豈非所謂棄了道心而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

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卽制之於外復禮卽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以知之而有不好惡這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卽秉彝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

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卓彼先覺知止有定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非理勿聽○朱子曰閑邪存誠○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內也○非禮勿聽○朱子曰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道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爲視箴則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入內視爲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

論語大全卷十二顏淵
三
適喜齋

爾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安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

則內專此一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去聲吉凶榮辱惟其

篇關要處所召書曰惟日出好與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兵也

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

出好則吉則榮與戎則凶則辱發於口傷易聲則誕

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傷易聲則誕

傷煩則支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攝故必至於支離已

肆物忤五故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上四句

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

心自做主不感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

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

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言箴

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

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

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

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

○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

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忤內不專故出悖而

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

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其動箴曰哲人

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知幾平聲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為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

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

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

論語

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生死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造七到次克念戰兢自持慶私則易陷於下故危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習與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

份按非禮勿視聽言動俱就動時用工說朱子補出未動時致其精明意最為周密然此只是補足之意其正解原是說動時工夫也徽菴程氏忽謂勿視聽屬靜存所以使仁之全體無或蔽勿言動屬慎獨所以使仁之妙用無或乖謬甚

也○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若呼麥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己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若然中節矣附蒙引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無迹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安有形迹可見應物雖無迹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為之則此則字即上文要字意何以視為之則蓋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箇蔽也蔽一交於吾前

份按呂晚村云此書之要在克已復禮四字已禮之界實明克復之功貴健是指點顏子索性淨盡意下節非字正

謂此章知行並重也此章正所謂約之以禮若饒氏云吾與回言於吾言無不悅是說博文此四勿是約禮此則又偏彼兩處難定他只說博文愚謂晚村本總註立說固不得謂其有差然此章是約禮事屬行一邊說朱子答程允夫書亦謂克己是篤行之事則困勉錄所云亦自親切着題愚觀語類二條一重在識別得是禮非禮一則重在勿字上合而思之似當以行為主却又須從知說來也此節注云顏子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固從知說來又云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則似從知說來而以行為主也仲弓問仁章語類云克

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為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內應其中則遷克己復禮此視上之克己復禮也久而誠矣此以制外養中說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為誠○聽箴閑邪即克己存誠即復禮○言箴自人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專就理欲上說是克己復禮正意矧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傷易則誕傷煩則支此二句貼前上四句已肆物件出悖來違此二句貼愚按此章問答前下四句○四箴通是制外養中意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

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為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二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附語錄顏子問克復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是直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

已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則從知說來而以行為主之意覺尤顯然矣
呂晚村曰凡作顏子文字心齋坐忘等語斷不可混入莊周以孔顏寓言揶揄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為則劇是不可為典據也○困勉錄曰語類為邦章亦云莊周說顏子坐忘是他亂說

言言之一全卷之二
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而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功用成德則一耳○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說出其他則就各人身上說○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羣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之言也訓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認言即牛行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

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又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己事○聖人告人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之忠各隨人說出來須著究竟然大槩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是處親切○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己上曰若論全體亦見得全體須見且如其言也○若於此理會得透徹身以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麼成箇甚麼趙司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滿足此心先生曰如求生以善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箇心却自完全得在○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己復禮恐是仁之全體曰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時便是克己復禮

論語大全卷之二顏淵
三
道喜齋

困勉錄曰語類謂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此段要看得好要與克伐怨欲不行有別蓋其為禁制同而所以禁制則異朱子只要人下工夫未暇辨其同異

呂晚村曰顏子木原不動但微有感泰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敬恕是仲弓峻補方也又曰敬恕是所以存心存心亦未即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間斯仁耳須將敬與仁關切處恕與仁關切處敬與仁總關切處那家無怨與敬恕仁會通關切處說得一

一分明庶幾不錯
吳因之曰顏子請事斯語乾

禮也是閑說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或問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難處人如何得到易處所以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肖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如何會得自見佛老只為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會點見處便見這意

思又問曾點見得了若能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只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會點但只見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民二句。恕以及物。解不欲勿施二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

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六

說約曰游氏云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然淺說又云出門如見大賓則無地而不敬

刁蒙吉曰言效便要他自考蒙引曰顏子不言自考者無待於此也豈其然新建新鄭及龍溪諸公俱詆斥註說以為不怨天不尤人之說大謬矣○份按在邦無怨二句程子謂在己不怨朱子謂在人而人亦無怨於己兼用程朱二說真西山謂南軒說其味尤長愚謂畢竟朱子之說為

困勉錄曰大全諸家多以內外體用分言敬恕須知恕未全是外未全是用但對敬看故云然當與參乎章添看

精義伊川曰夫賓大祭只是敬也敬只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游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閑邪存其誠而已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也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禮勿動亦庶幾焉○或問三章之說曰脩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然顏子有王佐之才故以天下歸仁言之仲弓可當君佐之任故以臨民及物在邦在家之事告之亦各有當也○語錄問仲弓問仁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效言曰此六句又須作這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閑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推己及物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生於敬然後能行

其怨○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為其怨在己或以為其怨在人曰若以為己自無怨却有甚義理○蒙引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敬是用於己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私意無所容不必分內外○敬以持己只是收攝得心在恕以及物只是事事順天理合人情非有委曲姑息之私也即是敬以直內義○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以方外道理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

周旋中夫禮新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

之川和為貴也附語錄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強之異乎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又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義內外方做工夫而程子又何以遽言仁也曰此亦言敬以直內則無一毫私意仁自在其中爾大抵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

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

○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

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

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也

有諸中而後見形旬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

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陳安陳氏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

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問程

子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

呂晚村曰出門使民與不賂不聞立在與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圖中抽出一節來說耳又曰只是一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於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手景象耳近人只辦得活套開交便得從二句推類開去不是從敬字指點二句也又問偶提出一兩件輕忽

事境形容無不敬全身正如終食造次顛沛非謂君子到此處絕見不違仁也

摘此二句所以只說作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於一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峯饒氏

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峯饒氏

而得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

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

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

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旋如承大祭却待出門時旋

如見大賓使民時旋如承大祭却待出門時旋

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

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今恁地說却較淡了○蒙

引有諸中而後見於外其實見賓承祭亦非全是外

儼若思時則此敬全在其中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三

適喜齋

份接語類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下有其成功一也何最爲要緊何故刪去

論語卷之十一 顏淵 讀本

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若克復舊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雖不曾著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之欲則若將來保養得至亦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自治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策莫如自治孔子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

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厚齋馮氏曰左傳云仲尼云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語錄坤是箇無頭底其繇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乾爻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無首吉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從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或說仲弓

論語卷之十一 顏淵 三

勝似顏淵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勝如克
 宸費脚手然而顏子譬如創業者仲弓是守成底顏
 子極聰明警悟仲弓儘和粹○問顏子問仁與仲弓
 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陸子靜向來也
 道仲弓勝如顏子然却不是公看顏子多少大力量
 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
 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
 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弓曰
 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
 其著力下手處也可做○論語集編孔門論敬具前
 數條外其他所論如道千乘之國必曰敬事而信為
 禮不敬則與臨喪不哀並言之稱子產曰其行己也
 恭其事上也敬至若不言敬而實於敬者又不與焉
 故朱子曰敬乃聖門之綱領詎不信夫○存疑敬是
 簡束心身方法心是活物最易放逸如今看書寫字
 心尚馳出外去况其他乎故須有箇簡束他方法敬
 便是簡束方法先儒說敬者主一無適其中惺惺收
 斂不容一物皆是簡束這心方法也○人之一身最

份按理具於心具此理者
 也陽明謂心即理即心則
 非矣

易怠惰放肆如箕踞跛踦之類敬便是簡束此身方
 法如手容恭足容重目容端頭容直之類皆簡束這
 身方法程子以整齊嚴肅語敬便是這道理○敬兼
 身心有交相養意此心祇畏則身亦隨以斂肅所謂
 心清時則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簡束而自然恭謹是
 也此身嚴肅則心亦在此不放逸所謂整齊嚴肅則
 心便一是也○敬該動靜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只就動上說者此亦因出門使民以示例耳如
 先儒解學而時習曰時復思繹坐如尸坐時習立如
 齊立時習一般○問心德如何曰德得也謂得乎天
 之理也理在天地之間未屬人只謂之理及氣聚成
 形而人生焉此理具於人方謂之德德為人所成也
 理具於人具於心也心如何具是理理氣在天地間
 原不相離氣聚成形則理在其中心雖是氣凝成形
 質然有不滯形迹者在最為神妙出入變化不測是
 蓋人一身之氣精英總會處氣雖充滿於人身然精
 英則總會在心此是形迹之心其精英便有靈覺其
 總會在心使四肢百骸無不管攝故人之一身此精

英之心實主之。人身患瘡疥而覺痛痒者。氣之支流
受病其總會精英覺之也。人風顛不省事而有生活
者。氣雖在風痰蔽心失其精英也。此可以觀心矣。而
理則不外乎此。其精英中主宰運正當恰好無偏曲
邪僻處。此便是理。理無形而妙乎形。不離乎氣。亦不
雜乎氣。最微妙難認。所以漢唐諸儒少認得。及至宋
儒方認得。然亦說不得。十分了了。緣這理不是易說
之物。要在人心會耳。此所以觀心德矣。此理為人所
得。則謂之德。人生有心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故謂
之心德也。問無私欲。則有其德。敬恕則私意無所
容。其說如何。曰。人之心。乃氣之精英。而合這理。然
氣有為而理無為。心之靈覺。寂感皆氣之為。故曰。人
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機不測。最難靜定。馳騁奔
放。更無一時寧息。先儒謂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
中又謂如水翻車。正謂此也。且如今在此看書寫字。
未到幾行。未能幾字。心已走了。况他時乎。心既馳騁
奔放。則私欲就縱肆。此理為昏昧抑塞。不能昭著。流
行。理不昭著。流行則德亡矣。心既馳騁。奔放。雖未必

逐於欲。然即其身在此。而心馳亦所謂雖無邪心。苟
不得正舉。皆妄也。况又逐於耳目。鼻四肢之欲。不
可止乎。此是心放。則欲肆。欲肆則理亡。理亡即德亡。
也。敬便是把持這心的方法。能敬則把持得。心在這
裏。心在這裏。則靜亦定。動亦定。隨所遇而心皆在。更
不容馳逐於外。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耳目
四職之欲。亦無自用。而皆是這理昭著。流行。這理昭著
容則此心全矣。人都有箇自私之心。人之自
流行則此心全矣。人都有箇自私之心。人之自
私。自利。都是只見自家。不見別人。不知人心。猶己知
得。人心猶己。此理便不過此心。便不安。夫理不過心。
不安。雖欲自私自利。亦不容聖人。所以說箇恕來。
教人。正是使人自心不安。而推以及人。則待人猶己。
事。父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待人接物。各盡其道。
此理自我心流行於人倫庶物之間。無昏昧抑塞之
患。而心德全矣。所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者如此。

○司馬牛問仁

論語大全卷十二 顏淵

道喜齋

呂晚村曰全在第一句說得
好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
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則則
不是訥言可知曰仁者其言
也則則是仁者自訥非訥言
即仁可知但道理要包籠得
盡語氣又要含蘊得不盡乃
得又曰其言也則一句只當
於仁者身上形容其言之訥
不得從訥言議論所以仁不
仁一講訥言所以合於仁之
故下節便無地步矣
困勉錄曰註心存不放四字
說透言訥原故且勿入講恐
碍下節又曰刀蒙吉解註中
忍字用舍忍堅忍二意

按其言也訥是自然能訥
與訥其言不同須辨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式亮魑徒回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去聲發蓋其德之一端也朱子曰仁者之人言

不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

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

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初

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

亦不過四勿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

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朱子曰這

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充養爾問仁

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純於言而敏於

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

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

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

知得就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

求仁之端蒙引牛多言而躁人謹得言語不安發即

子答其問仁何不只告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

力而乃以訥言告之何耶曰自源固可以及流沂流

亦可以得源故但訥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

得也如此則得訥言字面出於牛易於體認省察耳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

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如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論語卷之十一 顏淵 五 適喜齋

份按註云蓋心常存故事不
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者上二句是又推出所
以爲之難之故作三層說其
實爲難固是心存言訥亦是
心存故慶源新安發明集註
之說皆將爲字言字總攝入
心存內也○心存則言不易
心存則事不苟言不易雖由
於事不苟然總歸根在心存
上也

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朱子曰心存則自

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

若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

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

則以訥其言爲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爲仁道

爲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

章兩以心存言之存疑爲之難是爲之不輕易夫

子所謂如之何如之何周子所謂慎動孟子所謂進

賢如不得已皆是爲之難意夫義理難明往往有錯

認人欲作天理者况事有似是非者疑似之間只

爭毫釐皆人所難辨又克己最難理欲之間不能以

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朱子曰仁者心

尤人所當難者爲之難是兼此兩意

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爲之難故

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

這事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

爲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爲邪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

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爲而後難於言邪且

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

豈其然乎○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

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

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概語去之則以彼之

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

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

論語大全卷十二顏淵
三
逆喜齋

對向應之亂說才有著落若
但言存心處則憂恐懼皆
君子操術所有豈得打破此
二字哉○困勉錄曰薛啟軒
云君子對青天而懼則震雷
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
而不懼唐荆川云陰虛惺惑
原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
也又曰多憂懼人與多言而
疑人正矛盾多憂懼人見難
不見易也正當於此處想出一
箇詞為解



言言大全卷之二

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上排遣之也朱

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
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懼也自
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慶源
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
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
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
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索也內省不疚而何
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
同語錄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
內省不疚如何得來○蒙引憂者心懷憂戚懼者懼
禍至也憂懼可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內省
不疚則吾之氣足以配乎道義吾之志足以質諸鬼
神行與吉會自無可憂懼縱有非意之來亦非己所
自致而不必憂懼矣○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
也勉之也○存疑不至於憂懼者理直氣壯也
惠迪吉也不憂懼者理直氣壯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左傳哀公十四年

入於曹以叛民叛之懸奔緡遂奔齊○問牛無弟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懸欲弑宋公而欲殺孔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

論語大全卷之二 顏淵

三 讀本

呂晚村曰為憂悶人開釋易
落曠達家言看子夏急下君
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
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
謂知命立命也又曰君子敬
而無失節子夏原推開說以
廣司馬之意故下文四海云
云註以為未得已之詞不應
仍粘煞兄弟講也又曰無失
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
此語頗臻至處語病在下二
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岸更
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深不

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
者也
李東曰大抵司馬牛處兄
弟之間決有未盡道處子夏
此言分明欲牛自盡恭敬以
感其兄雖原不是欲牛把自
已兄弟舍置了認別人做兄
弟也意謂君子能盡個恭敬
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
尚可親况親者乎何患無兄
弟當從自己兄弟看不當從
四海看困勉錄曰了凡亦
主李說謂到此田地四海之
內將改暴易亂而為我之兄
弟矣况其親者乎使雖而能
遷善也是我能立命也我能
格天也固無患乎無兄弟也
使其情終不悛則是我立命
有虧也事天未至也亦何患
乎無兄弟也子夏非為不得

言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
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
富貴之要訣蒙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
只要得天命二字出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
也何必憂固非牛憂桓繼之將死
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
而不間去聲徒玩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
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
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既

以脩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
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饒氏
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間斷則失矣恭
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是恭則
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
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
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
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論語集編案
朱子曰敬者恭之主乎中者也恭者敬之發於外者
也自學者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言則敬不若
恭之安○敬字硬恭字軟愚謂敬字有堅強意恭字
有柔巽意○蒙引恭而有禮當把恭近於禮恭而無
禮則勞來照禮是節文若恭於人不問所宜泛泛一
概施之則愛敬我者及有限矣何也得人愛敬須是
有道理在○存疑敬該動○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
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

論語卷之八 顏淵 三十一 遊喜齋

已之詞亦非意圖語滯○份
按此二條似終非正解然其
議論絕高故並錄之

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禮記

篇子夏哭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

言爾朱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

日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

○雙峯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

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

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

皆兄弟為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

安能及得已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固則活滯

則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

事與此不同然其為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

則一耳○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

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

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

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

害意也附通義石山金氏曰以牛之高節何以在未

則未止巢而不止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吳

人所向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

者亦容有未至耶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

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瀆而不驟也譖毀

人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

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牀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已

俞吾之卷之二顏淵 三 遙喜齋

李毅侯曰不行譖愬全在心
體上說譬如鏡然只在磨拭
上用工不在照物上用工也
又曰問譖愬何以不行吾心
之明何以不為譖愬所蔽曰
此理在先覺章○困勉錄曰
魏徵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此只是所以不行之一端張
芭山謂內多欲則小人伺間
而進此即蒙引居敬窮理之
說乃其本也又曰王守泰云
不行譖愬雖巧而不得行
之於我也非我不行人之譖

愬也。他人行處求明，所以不遠。聖人只在不行處求明，所以自遠。按不行原有兩解：麟士以王字泰說為雅，看來兼用為是。○呂晚村曰：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為務外好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為明而為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及求於近耳。如此方見第二段之緊要，不為贅衍。又曰：遠只是明之盡量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份按說叢云：遠是就其明而贊之說，不止於明者固不是。說明之遠者，猶屬兩層。遠是其所以明處，不遠之明不可言明矣。因之云：遠非旁燭遠到之謂，乃精

微深遠之謂。全要看註中不蔽於近一句，然不蔽於近何以為遠。大凡遠處易看，唯近處看不破，且如天地鬼神往古來今，雖甚幽渺，然於我初無情識所牽愛憎所動，故聰明可用而探索可窮。唯耳目見聞之近，致與是非之間，以情觸情，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能，用察識有所不及。施這等去處，必非揣摩物情可得。全是胸中原無情識種子，所以種種變態當下銷鋒。此視探願索隱鈎深致遠之明，何可同日而語。故曰：可謂遠也已矣。如鏡之明者，不必往燭萬形，而其能不昏翳處，却便是遠也。若只在照上用功，不在磨鏡上用功，此便流入億逆窠穴，何啻千里蓋因

之。寬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寬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朱子曰：諧是諧人，是不干已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已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日浸潤之，諧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急以切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指可而不蔽於近，謂遠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

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諧，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諧者遠然極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譎而行。其諧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蘇氏曰：諧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

論語大全 卷十一 顏淵 一

之以不蔽於近解遠字故說
蓋謂遠是所以明慮愚謂
不蔽於近四字不是解可謂
遠句蓋浸潤之謂膚受之愬
不行正是不蔽於近處如此
方可謂之明如此方可謂明
之遠則是不蔽於近乃所以
明處所以遠處在可謂明可
謂遠之上非正解明字遠字
也若論遠字正解只是說明
之至明之盡頭耳

份按足食以務農而言也足
兵以講武而言也民信以教
化行而言也確是三件事但
足食足兵是言其施為民信
之矣是言效驗語氣微有不

同耳蓋聖人以教化防民所
以求民之信者原與務農講
武同時並舉特民信之效則
必得之兵食既足之後非謂
教民信別無實事上是足食
足兵兩項所致順帶說出也
乃或謂夫子未嘗分作三項
說是謂民信即在兵食之內
恐與下文去兵食存信之說
相碍必不可從○首節本是
兩項事字實却作三項認了
之說本之語類頗疑記錄有
悞也○晚村謂民信之矣信
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
信服於上耳未指忠信誠信
固有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
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
若在上節即將信字看得深
重則之矣語氣不合而三項
板煞之病生矣愚謂前後信

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
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簡易疑易信
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
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
人人皆識之矣惟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
不察也○存疑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得要人所以
不行處是本於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把持而難
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遠是明
之遠也蒙引曰為明不足以盡之是也○註曰不蔽
於近即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
遠矣○蒙引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
此句不在此只是視遠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書
言視遠惟明與
聽德惟聰一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

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
之新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

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
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是
兵民便信之也○蒙引民信之矣須求所以得民信
者○民信之矣謂至此而民信之也非謂至此方施
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矣字可見信者民生不可
日無者也豈有直至兵食足後方始施信民無信不
立專主理言註中安字貼此意○兵食民賴以生之
物信則民賴以生之理也○民信之矣還主在上者
言且看下文計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
而不失信於我是何最要於使字上著眼力○然
後教化行謂教化得行也
非謂至此方行教化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字本只一般何得有輕重之
別夫民之所以信服於上原
因聖王以教化防民有以動
其忠信誠信固有其良而後
能然未見其不可看得深重
也
孫淮海曰無信不立不但說
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且以
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立
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
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兵足
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
為大盜資者且將并兵食而
失之矣○吳因之曰去食去
兵是擲於不得已之中而
權其所可去自古皆有死二
句則獨揭信字另發一論以
深著其不可無蓋上言其所
可去民無信云云則言其不
可去者非徒申明去食意而

已民無信全要見得為政者
使之如此謂註寧死而不失
信於民二句最要於使字上
着力政行於常兵食而信俱
存政行於變信不與兵食俱
去故曰信者國之大寶○呂
晚村曰子貢議去只要在
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去也
若說兵中原有可去已非正
言謂足兵政於去去兵深於
足尤屬旁枝又曰陸雲若云
時人每說去冗兵冗食不得
已時有兵無食有食無兵如
何得有冗兵冗食去冗兵冗
食如何便說到死惟兵必不
可去而去之食必不可去而
去之推到萬無可為之勢只
有固結民心一策是從無兵
無食中算出來也○困勉錄
曰此章說得當變說不得終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問是民自不立是國自不立朱子曰是民

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不若死之為安朱子

有味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

於我也國蒙引自為政者所施之先後言之則先兵

重於兵○必不得已而去言二者不容俱全也如云

得倉廩實又不得武備脩得武備脩倉廩實又不得

教化行則始去其一何者在所去乎此皆主危急言

子貢又言只據食信二者若不容兩全則當何去于

變之○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

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慶源輔氏曰非於

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

鴨背縈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如此

也答之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

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

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

以危急而可棄也子貢曰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

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
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食足矣比什
論語大全卷十二顏淵
一
三
讀本
端淵
端喜齋

權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正是立萬世之經如何可說權又曰兵食俱以則官兵食言者後世召募之兵稅敵之食則不待不得已而始去也
日知錄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其世本貴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戰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又曰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之以被甲之士

為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份按古者兵出於農有民則有兵矣若以兵為士卒則所謂去兵乃是無民也而可乎蓋兵乃五兵之兵去兵云者只是兵革不足耳

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其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氏曰天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卑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猶物無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而立

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間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而不可頃刻無也○雙峯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二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強之術歟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古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愾苦槩反怒也敵王所愾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乎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一 讀本 盜喜齋

困勉錄曰此章專以本質之質言須兼質朴之質方是

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耳○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末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質是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

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

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

鞞皮去去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

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慶源輔

達說曰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相等蓋如此○份按上二句是泛言文質之不可偏廢下二句則以廢文之弊言

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辨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皆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

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宜胥失之

矣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生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

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與子貢胥失之○雲峯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讀本

說約曰按徐玄扈曰哀公有若俱是策備荒不是救荒公自悔平日賦輕無積貯以備之欲自今加賦以待用故有若教以儲之於國不若儲之於民耳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飢年無從征斂矣若說目前要行徵亦便濟得甚事又曰陸宣公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三樣看子成之意去文存質者也子貢之言文質兼存者也朱子之意其存質與子成同而不至如子成之甚其兼文質亦與子貢同而意却自有輕重又不至如子貢之混集註末段便是一公案也○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是以德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亦以德言集註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兼德位言小人謂野人也纔把君子對小人說便有分辨單言則泛以德論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困存疑註云公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飢民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是目下就使國有餘積以備凶年不致臨時缺乏不

論語卷之十一 顏淵 一三 遄喜齋

翼註曰宣公稅畝亦不曾廢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今但革去履畝之稅便是依舊行徹耳○呂晚村曰宣公稅畝只是加稅於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田民田不曾亂豪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恐不須說收田授田也○困勉錄曰節用意雖極緊要然却本文所無當在言外補說蓋有若之意上於開源註則兼節流說又曰徹法行而三家不得自肆朱子亦有此說然須知是餘意不可作正講

呂晚村曰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為吾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為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晚村曰有子祇明君民一體之意見行徹不行徹之利弊至其設施之方尚待哀公之再問而惜乎其未聞也又曰百姓足百姓不足二句中須見行徹不行徹之根由孰與不足孰與足二句中須見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大

幸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

為國集註下○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皆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用

此助徹之別也魯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

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

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

用以厚民也附蒙引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頭方得有若意出○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蓋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井也○存疑既欲薄賦又欲妄用如何濟得故註加節用意只著民富來供我亦難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

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去聲為人上者所宜

君民相關處即對謂用不足
實際又曰不足不足語原從吾
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
足豈可行徹有子答行徹正
所以為足以破解之都重在
足君一邊蓋哀公看得徹行
止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百
姓正是利君國之用正當重
發孰與不足孰與足之義若
但謂君知君之不足而不計
百姓竟是有若呆勸哀公厚
民可云老不曉事矣須知有
若也原為用不足起見非老
生迂濶而遠事情也又曰民
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
孰與二字極完切所謂君民
一體也後人多將與字作取
與之與曰君之足民與之仍
從取法中講利害失有子之
意矣

言言大全

卷十二

一三

讀本

深念也。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
薄哉。○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楊

子法言本出孟
子白圭曰章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

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峰饒氏曰：征斂無藝則

下困。費出無經則上困。又惡平聲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哀問

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

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

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

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

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

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

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一三

適喜齋

困勉錄曰說統云崇德工夫全在從義上但根基須從實地做起故以主忠信先之二者原是一串事但論用力則

從義為實論立本則忠信為先按二者雖是一串而實有兩項對說為是辭一亦欲作一串解不必從又曰主字從字是工夫大忠信與義是德饒氏謂忠信是德從義是崇林次崖謂主忠信未有工夫從義方是工夫俱謬麟士不取饒而取林不知何也○份按困勉錄云義自兼內外而大全蒙引皆以忠信為內義為外者只以事之宜言也愚觀德之不備章困勉錄云朱子謂倫德兼內外從義遷善專主外說以崇德章推之朱子之說誠不可易夫既以朱子從義專主外說為然而此復云義自兼內外者蓋其意原歸重事之宜上而有取乎大全蒙引以義為外之說也○

以供公上者必眾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蝻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飢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辯惑子曰主忠信。從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從義則日新。問崇德辯惑何以有是

問也。朱子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從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從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從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剗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何緣得進。○百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

困勉錄曰聖門工夫只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崇德便是約禮中事辨惑便是博文。中事比博文約禮又較切實些想立此名目是因入而施。份按語類云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間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愚謂此條起處引易語致辨最精自宜全載必如此讀書方能貫穿。

後自漢曰要在四箇欲字上見惑只是箇欲心所蔽耳。祛惑莫先祛欲。困勉錄曰存疑請愛惡只作一人看。

來上二句還宜開說不必專主一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看。

此德所以日新高大自有不容已者。○雙峯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新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蒙引不曰祛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今之惑者只為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了然後就事上處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

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

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者不教之以辨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

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

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徙義以為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

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蒙引註云則惑

此區別也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

言言方全卷十二
讀本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從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註曰此章即正名之意。刁蒙吉曰還是核實之意。

份按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夫子欲以正名為先若齊景公之君臣父子其名未嘗亂也特不能盡其道耳自應上核實說為奇

刁蒙吉曰春秋於臣子弒逆者必重其責於君父君唯不君臣所以不臣父唯不父子所以不子端本澄源之道也詩書於君父頑悖者必重其責於臣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負罪引慝之道也四件四平說○份按譚梁生謂自晏嬰沮尼谿之封孔子接浙而行反於魯時年四十二是歲昭公薨定公立孔子自此用魯後士魯周流列國不復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於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叙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為叙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為人道之經政事之本是時景公失政而

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

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我弗知不知其他齊

論語卷之十二 顏淵

適喜齊

更入齊境矣是知景公問政在昭公之世也是時弑莊公者崔杼也滅崔氏者慶封也園逐慶氏者欒高陳鮑也孔子之對不專在去陳氏道陳乞子恆弑簡公去孔子對景公問時且三十年所矣愚謂昭公三年晏子告叔向曰曰齊其為陳氏矣其後待公路寢復有陳氏不亡則國其國之論夫陳氏之將代有齊國晏子猶知之而謂夫子不知乎則夫子之對其專在陳氏也明矣閻文百詩謂孔子去齊為景公三十三年景公即位時已二十七人歲至此蓋年近六十距其薨時尚二十年五年思竊思此時距景公薨時既遠則嬰孺子必猶未生即嬰孺亦未知已入宮與否

然計燕姬生子之不成而死則已久矣其時內寵多而太子虛位又厚斂於民而使之歸陳氏故曰父子君臣之間皆失其道也

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烏侯反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為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記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踊則足者履也別足者多故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遊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憐陳氏

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也景公又多內嬖音閉而不立太子左傳哀公五年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嬖之子茶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嬖景公妾茶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閑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茶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公使朱毛遷孺子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論語卷之十一 顏淵 三 遺喜齋

言言入全 卷一 讀本

君臣。臣父。父子。謂君便當是箇君。臣便當是箇臣。父便當是箇父。子便當是箇子。詞語是如此。不日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其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存疑。聖人不告。景公為政之事。而告以人倫之大者。政事之本也。此當以其人存則其政舉。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來參看。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

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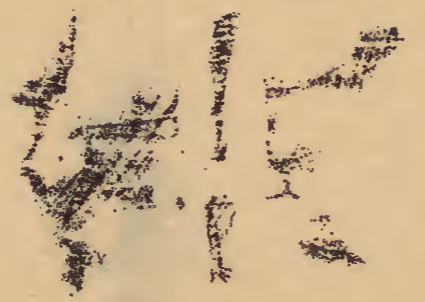
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為田

氏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恆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恆與監止一作闕止俱為左右相。田恆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恆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子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恆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弑簡公於徐州。恆立簡公之弟。鶯是為平公。田恆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恆。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恆卒。子襄子盤代立。襄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星 遯喜齋

讀本

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
 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
 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
 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
 王以令天下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
 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
 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
 於亂也 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
 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
 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峯饒
 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
 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
 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
 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
 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



續兩勉錄曰註忠信明決四
 字說約謂上節勿露亦本蒙
 引冉永光謂難道夫子稱許
 子路全無所指而必待記者
 補耶用出忠信明決亦無妨

困勉錄曰忠信明決該得廣
 輔氏蔡氏皆就折獄說故蒙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

丁亂也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曰折者折而

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折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蒙引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

適喜齋

引以為小然蔡氏說亦渾

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

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形句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

者由其養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

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附蒙引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即上文故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皆小矣○或曰朱子何以忠信明決解在下文曰解經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獄意出不比如今依題作文字衣蔽緼袍章首段朱子便先說出可進於道字面

此便是何用不減意亦先解出以見聖人語意○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小邾大夫名

以句釋句釋音溝亦地名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平聲

千乘去聲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

人可知矣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釋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

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

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

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蒞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遺喜齋

李毅侯曰忠信是本明決是用子路片言折獄全在忠信上人心各有良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君能以禮讓為國則可以無訟矣而况於折獄乎片言折獄全是不言之先有以取信於人故如此其去無訟者不言之化亦只在升堂入室之間耳程

子所謂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困勉錄曰道德齊禮是乃所以使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

遂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

見形旬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軒

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困勉錄曰只重無倦以忠不重居之行之居行雖有心與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表裏如一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

事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

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

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行固是行其所居

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

○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

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蒙引二之字同皆

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終

無間者無倦也蓋人之常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

如是一重在終字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內

亦如是表裏如一方是著實方是忠蓋人之常情政

行於外皆是道理然內之所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

事之分而無倦以忠則俱在心上說故雙峯謂此論為政之心最是

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慶源輔氏曰不曰不

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况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

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並為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

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

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雙峯饒氏

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曰若為政之條曰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

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

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語錄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

箇無倦逼截它○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之

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

作之於將成之際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

去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

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

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

份按雲峯謂獎勵在將成時
存疑謂在既成時二說可兼
用

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
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獎勵之
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
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
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非徒坐視其入於
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
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勉齋黃氏曰小
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
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舜舉曰
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
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附存疑誘掖
獎勵是成裏事不可就當成說○未成而誘掖之既
成而獎勵之皆所以致其成也○問既成而獎勵似
不及了曰今有忌人之成者事既成從而詆毀之是
亦害人之成也焉得為不及胡雲峯
謂作之於將成之際是未得此意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慶源輔氏曰政之

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

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胡

氏曰魯自中葉中世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

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

改三家之故故謂從前所為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

也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

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

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

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雲峯

胡氏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附存疑政者

晚村曰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為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却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為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正人之本蓋正是正人然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故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曰為政以德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皆是此意輔氏蒙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己以正人說恐未是。○蒙引曰所以帥正之道非一言所能盡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言之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也
○胡氏曰季氏竊柄盜魯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

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

旨深矣奪嫡事見形旬反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

寵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名肥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辭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厚齋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雲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

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

尚加也偃仆音赴也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

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

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

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

說約曰鄒嶧山云殺無道以就有道有三說一說殺無道使民知所懲而趨就於有道一說殺無道則有道者勸故為成就有道一說有道者每為無道者所病故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三說俱通又曰欲善欲字中有作用南軒說最是論語中如欲立人欲達達人欲仁而得仁俱如是也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頗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章而加以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厭為除舊講風字者多以和煦異入等立論何異說夢也○徐之扈曰德字虛看書

固德也惡亦德也書云爵罔及惡德

○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况於殺乎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厚齋馮氏

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

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諭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

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附

書錄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以殺字論為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蒙引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二句且虛說若說煞了便起不得草上之風必偃

句。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

困勉錄曰此章即是為己為人之辨但子夏則防其於謹嚴處有箇為人之意子張則防其於廣大處有箇為人之

意說統云闔然而日章的然而日亡的是此章注脚

李毅侯曰何哉爾所謂達者一句為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

四書鏡曰達是我這裏達將去聞是要他那裏聞知我○按困勉錄云是聞也非達也是說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也者二節是說其所以致聞致達者須辨不是以上節包下二節愚謂惟其所以致達致聞者不同故聞與達之名義不同蓋名義不同內自包合所以致此不同意在內即謂以上節包下二節似無不可也○又按下二節質直三句色取仁二句是所以致達致聞者在邦必達二句在邦必聞二句乃是解達字聞字然則非所以致達致聞者各別何以達與聞名義乃爾不同則言其名義之不同而所以致此者固包含其中矣註云夫子既明辨之下文

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附蒙引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要見得所以達之意。若只是問何謂之達。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已自認出此意了。却要說得周旋。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德乎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內意。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脩於己之事。非德乎於人也。○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此一句是達字之正義。而非子張舉達為問之本意也。乃孔子所謂達者。子張認聞為達。非其正義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反。與吉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

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雙峯饒氏曰

人達是人自信已。附語錄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早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誇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是 適喜齋

又詳言之蓋所謂詳言之理
已具在明辨中信乎上節之
可包下二節也

呂晚村曰雖為問達而言然
此三句只合鞭辟向裏須照
定註不求人知四字與下二
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
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也
若將此三句說成專為求達
而設却正落了問家船去矣
又曰三句逐字平鋪說下其
中並不分輕重若將義字提
出若前後皆以全此者乃君
君子義以為質章意於此無
當又曰察言二句易說向周
旋世故去必須收拾到為已
實際看註末二句云皆自修
於內不求人知之事方轉出
在邦必達二句則此三句正
以無意於達為得也

說約曰義雖訓合宜亦是當
然而然意非圓融委蛇之謂
也故小註又謂質直而好義
便有觸突人底意勿混看
說約曰通義金山謂察人
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
審吾言之當否朱子但云
驗吾之言近偏語類又云察
言觀色是察人詞色而與之
言益不可曉
份按語類云質直而好義質
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
曰質與直是兩件 察言觀
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
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
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
人言觀人色云云愚謂此條
兩番問語正當全載大抵異
說之經朱子論定者皆不可
不細玩也

言言大全卷之二
讀本

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
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
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礙矣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

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

審乎外以異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德脩罔覺此

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己而人自信之則

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質直只是

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

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

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

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質與

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

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

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
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
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
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
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
○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
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
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
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
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
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
○雙峯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
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
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
居人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蒙引質直二字似
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
為但凡言動不朴實的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為
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不可以質字當忠直

論語卷之三 卷十二 顏淵 是 遺喜齋

困勉錄曰觀察下人還是兩件世固有能觀察而不宜下人者有下人而不能觀察者饒氏謂是一件事恐非存疑謂觀察是爲下人張本則亦是兩件矣而又以饒氏之說爲是不可解也然夫全朱子亦嘗不甚分明須再詳之又曰下人似亦不止在觀察此意與刁蒙吉暗合刁云或謂人之言色未必有公無私以之爲符驗可乎曰察之觀之以其公而無私也若毀謗之言忌嫉之色則非所問矣早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易所謂謙謙君子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與蓋處心積慮之間實有不敢上人者非徒以其言與色而已也又曰學問既成之後雖有微瑕人多不敢

近信故尤不可不觀察
尹孔怡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非謙恭以周旋人事也以夫問也者節及照乃疑不自居意下人者與無已悔相反

論語卷之十一

字當信此以意來解只以下文色取仁而行違來照看見質直之爲忠信○存疑好義不但好之而已就了有行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

實德則病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心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

而○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

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

論語卷之十一 顏淵 造喜齋

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
 在內矣。問語錄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
 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
 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問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
 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
 退來做。○蒙引色取仁而行違則非質直矣而又豈
 是好義乎。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猶且自疑也而彼則
 居之不疑矣。○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色取仁而
 行違全是不質直而好義亦在其中矣。蓋色取仁而
 行違自相友了不可以色取仁對質直行違對好義
 三註不是。○存疑之字指仁居之不疑是以仁自居
 而不疑也。居之不疑是欲人信之也。蓋自疑則人不
 之信矣。故泰然自居而不疑欲以瞞人使人信之也
 若要其本心豈真能無疑乎。○朱子曰放出外而收
 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蒙引曰彼蓋自以為是
 做到此不容自收退若收退來連前都壞了不以我
 為是了故只得擔當去人未必都能看破也此即朱

子說看來不是何也以此說居之不疑似是初間無
 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只得居之不疑原來這樣
 人是合下立意就要如此做非初無。○程子曰學者
 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
 為去聲下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
 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
 名之論可謂切當為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為
 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
 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
 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
 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
 故勉焉以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
 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



困勉錄曰遲所問三件便是克己復禮之事

言言大全卷十二

讀本

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務外妄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

去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而去聲之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大己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

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

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悔而勉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善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木已失易盈易涸輕為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返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

論善大卷十二顏淵盡適喜齋

困勉錄曰蒙引謂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然看來德字似不專指心○份按天下何事不由於心然若空空只向心上用工便是禪陸陽明之學蒙引所云心上工夫不無走作須辨

困勉錄曰蔡虛齋云先事後

得只是心力專一必有事焉
而勿正底意朱子以意思高
遠來說崇德又是一意然亦
當兼說又曰先事後得大全
朱子兩條一是未為而先計
之一是方為而遽圖之○續
困勉錄曰崇德有二意一是
無所為而為即起崇一是無
所為而為則功專而自崇

份按此條謂一心作事一心
計較則作事之心必不專如
何積累得高此崇德之一說
也續困勉錄所謂無所為而
為則功專而自崇是也大全
所載二條則謂一有計獲之
心便是人欲脩德者方循天
理做將去繼襟以人欲其中
便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

言言
讀本

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
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
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
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
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
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
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
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
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
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
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附語錄問
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個心不
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
與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
直去更無它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
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
到頭不十分精緻若先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
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

份按語類此條云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此二句不可刪

吳因之曰問仁而曰愛人問知而曰知人觀知人愛人並舉可知便是不相妨害了舉直錯枉二句即是明知人愛人道理舜有大下節又即是發明率直錯枉能使枉直道理大抵樊遲未達以下只申明首節所寓之意非以仁知異用仁知相承作兩項開對

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

以辨惑也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問子張樊遲

問同答異何也朱子曰子張矜夸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

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附論語集編范氏

以利欲為得與先難後獲異而集註兼取之蓋並存兩說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問愛人是

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

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附蒙引愛人知人亦以己能者言此以仁知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且知

論語大注 卷十二 顏淵 三

○呂晚村曰此章疑辨處都
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
知其礙仁也辨知辨其正
為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
乃所以成仁

呂晚村曰智以成仁其妙只
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
也能使枉者直己仁矣始終
只向智裏說而仁在言表此
亦人所共解而空衍無意論
則能使精神不出暢發智仁

太刻露則樊遲不必更舉賢
子夏矣○份按遲疑知恐礙
仁子解之則謂知可成仁也
晚村謂夫子因樊遲之疑在
知舉直三句只是說知者之
事恐與註夫子兼仁智言之
說不合○困勉錄曰劉上玉
云此處仁字絕不可露一露
則遲無復疑矣註使枉者直
則仁矣及二者相為用俱宜
渾之

份按困勉錄云第四節遲非
疑化枉之無與於知但謂舉
錯是我所得主枉者直非我
所得主必使枉者直而後為

言言力全
矣蓋本末嘗相離今答樊遲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
下手耳如其言也訥之例若使樊遲少知夫子之答
亦必與為之難內
省不疚意同矣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爾宋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

思自相反
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

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宋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

辨別各自向一路唯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
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
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
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
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
人之言也○雙峯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
夫子亦平答之及再問以使枉者直三句方是串說
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
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
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
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眾也謂眾人之枉者即下文
選於眾之意附語錄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
是知人能使枉
者直便是愛人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論語大
卷十一
顏淵
三
遯喜齋

知則天下之為知者難矣如
此說方與註又字切若如蒙
引因之之說則只宜用因字
不宜用又字矣富哉言乎一
句則解遲意中之惑引舜湯
事則以見能使枉直為必然
之理也自是兩截余向似似
誤看曰如此則註子夏蓋有
以知夫子一句當在富哉言
乎下何以置在舜湯節下也
曰此固可疑然亦不必拘想
朱子以此章兼仁知意為重
故復說此一句於末原非指
舜湯二節言也愚謂樊遲之
問於子夏只是疑化枉之無
與於知註中又未達三字對
上未達說蓋謂前既疑二者
相悖而有所未達此則又未
達化枉之何以為知耳不是
謂遲此時意中有二疑既疑

夫子二語不應專為知者事
又疑枉者何以能化為直也
困勉錄講富哉言乎節云子
夏解遲之惑只富哉言乎一
句已盡了下節不過引舜湯
事以足其咏歎之意上下只
用一串說甚得書旨何故反
謂向來誤看而更為此句是
兩截之說乎集註子夏蓋有
以知夫子一句既置在舜湯
節下則舜湯一節止是足富
哉節意總以解樊遲化枉無
與於知之惑困勉錄既疑其
然而又謂不必拘何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
者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蒙引夫子
以此告樊遲遲猶未達欲再問則近於瀆
故不敢而退以質諸子夏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
日云云蓋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故只日問
知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以為此句閒了
不知欲何用耳故日樊遲之疑在下句遲述所聞日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吾固知其為
知矣但使枉者直則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不知此於
知者道理何指子夏答
云此意自有所該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
言乎言只是一句言不為富其富者言中所舍之意
也然不可說出兼仁知看下文註中蓋字此句正應

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意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

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

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日子夏一問

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
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
體用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
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
日選於眾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
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

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

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

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爲直處。尹氏曰：學者之問也

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

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

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反問。

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峯

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爲用。蓋仁包義禮知仁

之中，自有知藏仁義禮知仁之中，自有仁知仁。木相

爲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爲體用也。通

考朱氏公遷曰：樊遲問仁，二章皆主乎事理，而以

用功言。嘗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稱仁者，知者蓋有

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知而言，則爲全體之聖。各就

其一體指其仁知而言，則爲成德之人。若學者之爲

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擴充全體之

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券反。道去聲。

吳因之曰君子會友果何所為欲藉之以講明天下之理

也其聞見所資豈不甚重哉而抑又不但資聞見已也即為仁工夫全靠自己著實做節亦足友以輔之而已此一節只要說得取友之益意思透徹便是○顧澤陽曰自古無關門閉戶的聖賢自古聖賢無孤立無與的學問

呂晚村曰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朔而見疏子游曰朋矣則自辱矣得善始得○雙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仰己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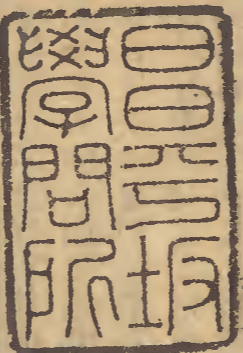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

曰為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為仁而已○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充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附存疑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據其辭是以文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於講學脩德上重友特為之助耳○以文會友只是以朋友講習註講學以會友講學只在會友內猶言會友以講學蒙引謂先講學然後以會友此說不是蓋會友舍文無可會若云先講學然後會友則講學又在會友之外且講學必與人講不是只自家講且

論語卷之七 卷之七 顏淵 三

見也若將仁字看作大事因
緣文字看得粗淺只作語言
文字又欲牽併入細求合轉
離矣又曰人看得上句粗下
句精支尚不過皆因自己所
見文字淺小會字浮泛與支
字有內外精粗之別亦從陸
王之說以讀書窮理為務外
來也聖人四教必先文文章
可得而問後起者得與斯文
約禮必由博文文字是其事
非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謂
會也



言言大全卷之十二

既分講學會友為二亦將分取善與輔仁為二耶其
不通也明矣○以文會友者朋友會聚論文講學彼
此相資互相啓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真知者求其真
知也○以友輔仁者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教告
過失賴以箴規也

讀本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